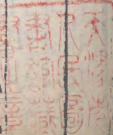




文忠公全集卷七十

記二十首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陳氏榮鄉亭記

明因大師塔記

叢翠亭記

非非堂記

遊大字院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東齋記

伐樹記

戕竹記

養魚記

游儵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歐忠公集卷七十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偃虹隄記

大明水記

孫氏碑陰記

三琴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  
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  
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  
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  
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  
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  
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  
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不知誰氏之  
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  
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王藏者

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頤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歲月云從事歐陽脩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蒲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

歐忠公集卷五

三

熊成三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刻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讒之爲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若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

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徃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其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饒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之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

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亘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其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

若

取

年叢列之狀

叢

叢

叢

成李君與

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占所證皆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徃徃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派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如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歐忠公集卷十

八

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十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各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  
徃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  
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以江南就食居之能  
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

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  
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  
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  
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  
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  
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  
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  
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  
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  
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  
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  
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腐瓦甍  
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  
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  
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兩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候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候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又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死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又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電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候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疑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候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如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  
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  
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  
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

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下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恠邪夫以無用處無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雙忠公集卷十

七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榭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坐安厚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聒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擗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

急病服工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  
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問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  
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  
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特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  
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  
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  
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  
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  
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歐憲全集卷七十一

三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注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畧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  
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  
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  
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  
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胸  
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  
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

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  
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  
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真勇者也然則  
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  
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恠之爲壯  
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揔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朽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歛其衣盂之具所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間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間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

盃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口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為此役始求志之子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華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畝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竒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乎我斗斛權衡而不我

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

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入學忠齋叢書

七

余崇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洋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又令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  
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  
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

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卅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翳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卅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

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溽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

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闕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歐文公集卷七十

二十

亦

鄉識其著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

二作同

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

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

以貴

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制未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

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准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歐忠文公集卷七十一

一

初朝賜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任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戡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

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义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死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光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憎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終無所屈未幾同脩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义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



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  
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  
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  
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  
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  
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  
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  
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  
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  
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  
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  
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  
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  
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䟽論之  
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  
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  
海蠻會害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  
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虐  
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

今縱却之心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  
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  
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  
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  
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  
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  
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  
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  
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

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  
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  
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  
爲朝廷重三年頰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  
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  
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  
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  
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家至潁  
頰之吏民見家號泣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  
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

士如揚借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  
公爲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沉默一  
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  
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述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  
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  
冠氏主簿元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  
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

歐忠齋卷三

五

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  
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排岸司遷替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大常丞知  
禹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  
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  
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

五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敗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墓誌十一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二

母鄭夫人石柳銘

晉氏夫人墓誌銘

楊氏夫人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  
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  
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  
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  
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  
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

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  
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又知  
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  
至州三日之晨起衣冠得疾卒寬景祐四年三月七  
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  
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  
冲淑沂沫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  
州資人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  
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  
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  
若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  
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  
也見思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  
也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揚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

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死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求上旨多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昭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

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  
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  
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  
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  
其體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  
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  
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  
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  
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  
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

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  
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之  
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  
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  
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  
平其遇事冗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  
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  
男女數百人徃徃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  
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  
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

及民而堰墩勅列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木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旆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將葬其嗣子某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莚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上遷邠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賜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右租庸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鉄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鉄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

改尚書戶部員外部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  
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  
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  
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  
事省中士衡拔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  
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  
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  
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  
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

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  
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  
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疋  
箕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  
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畱  
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  
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  
而至今之人猶或日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  
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  
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領吏藏

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遂相  
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妾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二  
爲嫁淇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  
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  
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  
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

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  
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  
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干  
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  
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  
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  
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  
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  
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  
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

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石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竒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

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丁三宰曰太保太傅

近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

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次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

叅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  
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毋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爲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歐意叅集卷七

十一

常博士通判閩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官至  
君始爲詞章舉進士官雖小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君親喪盡哀  
葬其冢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饑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閩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  
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且忘其矣所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愈志得  
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一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  
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  
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  
盛夫人生三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  
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濟  
尚幼能誦其母及長聞其家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終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徃徃

允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父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壘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更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徃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

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

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  
和謙厚直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  
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  
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  
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然蕭索有威儀不若老且  
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  
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  
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  
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  
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

歐忠齋集卷七十一

十一

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  
謝氏自魯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  
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  
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  
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  
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  
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杭世久當隆

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  
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  
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  
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  
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  
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旣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  
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

不斲卷之七

十七

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  
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  
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  
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  
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關  
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  
願改行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  
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  
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

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知始終以全爲家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蹙殆不可爲書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歐陽脩集卷三十一

十八

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溺海歐陽脩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無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平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龔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

一擊忠公集卷十一

十九

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宦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特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



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願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上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願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歐忠叅卷七

二

楊氏夫人墓誌銘

焦千之撰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

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二

歐忠齋卷三

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

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

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

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二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

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

公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

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

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

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

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

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

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  
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  
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  
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  
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  
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  
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  
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

歐忠齋卷七

二

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  
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  
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  
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  
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  
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  
踈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  
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  
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  
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  
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奔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  
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  
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  
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  
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  
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  
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

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  
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  
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  
人嚴毅脩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竒真宗自初  
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  
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  
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  
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  
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  
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  
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諱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歐忠憲公集卷之三

四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  
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迢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  
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  
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  
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  
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  
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  
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咸平三年  
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

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歛

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目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竒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徃籍之僧以白金千兩覬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  
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  
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絜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



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貴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皆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爲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何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氏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爲今青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  
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  
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潁州司法叅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咎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季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人一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壁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叅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

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職者至吾先君不有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貴施德于人至公貴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五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矣將以公... 二月某日葬于... 不可以不...  
之莫如... 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  
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嚙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書王公大夫多學者老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安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鄉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廬泉鄉之北廬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載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惟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率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慙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鳳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

墓誌六首 論墓誌一首

蔡君山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薛質夫墓誌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論尹師魯墓誌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若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雙忠公集卷七十四》

一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

謨發其遺篋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蒙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一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若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祭今幸還家五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歐愈文集卷十四

三

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怏不得志以疾去父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臆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

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  
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  
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  
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苦不可禦予又益悲  
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  
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  
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  
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  
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  
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  
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  
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魯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  
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

有廼子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粟者也始  
君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  
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  
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  
卿承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  
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真陽  
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貧令故省中  
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  
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  
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  
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  
籍疆壯爲兵有吉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  
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  
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疆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更其可不

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邵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數直公爲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

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

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  
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  
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  
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  
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闕矣又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  
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叅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

歐忠叢書卷三十四

八

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叅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  
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  
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  
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  
之次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  
民喜聞其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  
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

而民奉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人之  
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

此呂君所以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身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濬皆舉進士濬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濬著作即直集賢院以秦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常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

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  
不為苟止而長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  
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  
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  
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  
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  
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歐文公集卷七十四

十一

西

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  
又知渭州兼經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  
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路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  
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  
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  
之利害又歆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  
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  
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  
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  
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  
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  
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  
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  
不可備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  
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  
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  
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  
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  
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  
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借老是也不必號

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漆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漆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

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未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

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

歐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

十四

